

英国汉学家德庇时之中国古典 文学译著与北图藏本

王 丽 娜

英国著名汉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中英文化交流的早期学者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旧译德俾士或迪孛士、爹必时),汉名德庇时,1795年7月16日出生于一个东方文化气氛浓厚的家庭。其父为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董事。因家庭的熏陶和父亲的直接传授,他自幼便学习汉语。青年时代就读于英国赫特福德学院。1813年,十八岁的德庇时进入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工作。这时,中国古典文学的奇特魅力深深地吸引了他。勤奋地学习和广泛地阅读,使他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汉语。1815年,二十岁的德庇时将清代李渔小说集《十二楼》中的《三与楼》译成英文。同年,由托马斯在广东东印度公司出版部出版了单行本。不久,这篇译作又刊载于《亚洲杂志》伦敦版1816年第1辑,引起英国学界的注目。

1816年,二十一岁的德庇时曾随阿美士德勋爵(1773—1857)使团到北京,充汉文翻译官。因阿氏不遵清朝廷仪注,该使团旋即被遣回,德庇时仍回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充任商馆常议局委员长。至1829年,德庇时完成的中国古典文学译著有《老生儿》(1817);《中国小说选》(1822,包括清代李渔的小说《合影楼》、《夺锦楼》、《三与楼》,以及一些中国古代谚语、格言);《中国

格言集》(1823)；《汉宫秋》(1829)；《好逑传》(1829)；《汉文诗解》(1829，两卷本)等。这些译著在英国陆续出版后，又被转译为欧洲其它文种在欧洲各国陆续出版，影响广泛，这就确立了德庇时在英国以至全欧洲汉学界的重要地位。

1833年，英国成立驻华商务监督署，德庇时被派为第三商务监督，旋升为第二商务监督，继之为总监督。1835年退职，仍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1844年，英国首任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璞鼎查(1789—1856)离华，德庇时被英国外务部任为驻华公使，商务正监督，同时殖民部派其为香港总督兼司令员，1848年去职。这年，德庇时五十三岁。此后，他即隐居于英格兰文化城布里斯特尔，专门从事著述，直至1890年以九十五岁高龄辞世。

英国评论界一般认为，德庇时不论在任驻华商务监督或任香港总督兼总司令期间，由于他书生气十足，故无特殊政绩。但他始终热衷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译述。1830年后，他的主要译著有：《论中国诗歌》(1830)；《中国：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

(1836，两卷本)；《中国见闻录》(1841，两卷本)；《交战时期及媾和以来的中国》(1852)；《中国杂记》(1865)；增订版《汉文诗解》(1870)等。

德庇时爵士对英国中国学所作的贡献，要比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思(H. A. Giles 1845—1935)早整整半个世纪。他虽曾任英国外交官，而且他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不断向中国发动侵略的时代，但他却主要是位学者，一位执着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与文学的耕耘者。我们从中学西渐史的角度来看，德庇时的突出贡献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下面，仅就德庇时有关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译述及其影响作些概要介绍，以供研究界参考。

一、《老生儿：中国戏剧》，由臧懋循《元曲选》本原文译出，1817年伦敦约翰默里出版社出版(北京图书馆外文善本库入藏)。

《老生儿》的全称是《散家财天赐老生儿》，为元代戏曲家武汉臣写一桩遗产纠纷案的著名杂剧。德庇时选择这一剧作进行翻译，由于他认为剧作的故事曲折生动，引人入胜，是中国的喜剧代表作品之一。译本附有《编者说明》及《中国戏剧概论》论文。据《编者说明》介绍说，德庇时此剧译文的手稿原藏于东印度公司图书馆，编者并预言此译稿如在伦敦出版，将会受到欧洲读者的欢迎。果然，德庇时这一译本出版后，欧洲各国学者即纷纷加以介绍、评论和转译。发表评论文章的有《评论季刊》1817年1月号；《亚洲杂志》1818年1—6月号；法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雷米札（雷睦繁 Abel Rémusat）特撰的译介文章，载《广识杂志》1818年1月号。法国汉学家布律吉埃·德索松（A. Bruguier de Sorsum）的法文转译本收入1819年由巴黎律格拉维埃出版社出版的《老生儿：中国喜剧；三与楼：告诫故事》一书。直至1829年，《亚洲杂志》7—12月号，仍有对德庇时译本的评论文章发表，足见其影响之大。德国大文豪歌德曾称赞《老生儿》剧中人物的描写和思想感情“最深刻动人”。

二、《中国小说选：译自中文原文》，1822年伦敦约翰默里出版社出版（北京图书馆外文善本库入藏）。1976年伦敦再版重印，增入麦克拉瑞—德尔马撰导言一篇，题为《学者的摹本与重印》。

上文已提及，此译本包括《合影楼》、《夺锦楼》和《三与楼》三篇译作。德庇时之所以选译《十二楼》中这三篇小说，显然是因为这三篇小说的故事新奇，文笔又亦庄亦谐，轻松灵巧，适合欧洲人的欣赏习惯。由于德庇时这三篇优美译文及别种文字之转译在欧洲广泛传播，使李渔的小说在欧洲比在中国更享有盛名了。

1819年巴黎律格拉维埃出版社出版的由法国汉学家布律吉埃·德索松翻译的法文本《老生儿：中国喜剧；三与楼：告诫战事》；

其中《三与楼》与《老生儿》的法译文均是由德庇时的英译文转译的。1827年巴黎蒙塔迪埃出版社出版的由法国著名汉学家雷米札等编译的三卷本《中国小说选》，其中所收李渔的小说的法译文也是《三与楼》、《合影楼》、《夺锦楼》三篇。（这三篇法译文虽然不是由德庇时的英译文转译的，但明显是受德庇时英译文的影响。）雷米札等编译的这部法文本《中国小说选》，1827年还由德国莱比锡与庞蒂乌的米歇尔森U. 公司同时出版了德文转译本。因而，我们可以说，李渔的《三与楼》、《合影楼》、《夺锦楼》这三篇小说的影响，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已经遍及于欧洲诸国。据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介绍，歌德在1827年左右读了许多中国剧本和中国才子佳人小说，李渔这三篇作品亦当包括在他所阅读的范围之内。

除德庇时所译三篇外，《十二楼》中的其它九篇小说，从上世纪初至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已陆续被译为西方多种文字。自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欧美及日本有关李渔的研究论著不断问世。由此可见，东西方学者对李渔的研究兴趣在近两百年间一直有增无减。1976年伦敦再版德庇时的《中国小说选：译自中文原文》，便可说明这一点。能够活泼流畅地传达原作精神，是德庇时译本具有生命力的重要条件，我们应肯定德庇时青年时代对李渔小说的首译之功。

三、《贤文书：中国格言集》，1823年伦敦约翰默里出版社出版，澳门印刷，中英对照本。1910年伦敦高恩斯格雷出版有限公司再版（再版本删去原版所附之中文，只存英译文，列入“高恩国际文库，北京图书馆善本外文库入藏”）。

本书选译自孔夫子以至近代名贤的格言，其中一部分曾收入德庇时的《中国小说选：译自中文原文》中。据1823年本出版说明介绍，德庇时的中国格言译稿于1818年藏入东印度公司图书馆，由于维尔金斯博士的推荐，这些译稿才得以出版。此译本初版采取中英对照方式，是便于英国学者学习中文之用。出版者还

介绍说，中国圣贤的格言与希腊七圣贤的警句可以相媲美；中国圣贤的格言具有极其深刻的哲理性，通过这些格言可以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思维方式。

1910年再版本附有A.L.G.的简短说明。A.L.G.认为，东西方圣贤的格言警句彼此有相通之处；德庇时的译作在将近百年之后还能再版发行，既说明西方读者对东方圣贤格言的欣赏兴趣经久不衰，也说明德氏译文的价值。

四、《汉宫秋：中国悲剧》，1829年伦敦东方翻译基金会出版，大开本。书前有出版说明，书后附原剧汉文手抄本《楔子》。

（北京图书馆外文善本库入藏。）此译本又收入德庇时的译著《幸福的结合·附中国悲剧》一书（两卷本），1829年由伦敦东方翻译基金会出版。

《汉宫秋》的全称是《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写昭君出塞故事，为元代著名杂剧作家马致远的代表作。德庇时的译文据《元曲选》本原文译出，他在译题上特别标出“中国悲剧”，他认为《汉宫秋》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悲剧，正如他认为《老生儿》可以称得上真正的喜剧一样。但在德庇时生活的时代，欧洲戏剧界正风行新古典主义，剧作家们都恪守戏剧创作的所谓三一律。当时欧洲戏剧界的一般看法是，中国古典戏剧并无严格意义上的悲剧或喜剧。德庇时选择《老生儿》与《汉宫秋》作为中国喜剧与中国悲剧的代表作向欧洲介绍，不仅表明他热爱中国古典戏曲，也表明他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看法，有超群出众之处。

德庇时的《汉宫秋：中国悲剧》出版以后，法国学者克拉普罗特曾写《对德庇时英译本中国戏剧的观察与评论》一文，载于1829年巴黎版《亚洲杂志》第15期。法国著名汉学家雷米札亦曾撰长篇评论文章，载于1830年《广识杂志》（2月号），1829年版《评论季刊》（61期）也发表过评介短文。这些评论文章都充分肯定德庇时译文的高超，并极力称赞德庇时作为这一中国悲剧的

西文首译者对于欧洲戏剧界的巨大贡献。另外，1883年爱丁堡与伦敦的布莱克伍德子公司出版的由英国著名汉学家道格拉斯爵士(R. K. Douglas)编著的《中国故事集》，1902年伦敦殖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威尔逊编辑的《中国文学》，都收入了德庇时译的《汉宫秋》，这足以证明欧洲学界对德庇时译文的重视。

五、《幸福的结合·附中国悲剧》1829年伦敦东方翻译基金会出版(两卷本)，附有注释及插图(北京图书馆外文善本库入藏)。又，《水冰心：中国故事好速传》，1899年伦敦基根保罗出版社出版，97页。

这是德庇时的两种《好速传》译本。前一种为《好速传》与《汉宫秋》的译文合订本。

明末清初小说《好速传》，又名《侠义风月传》。内容写男女主人公铁中玉与水冰心不畏强暴、敢于向恶势力抗争的侠义行为和他们的幸福婚姻故事。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称赞这部小说“文辞较佳”、“人物之性格亦稍异”，并说它“在国外特有名，远胜于其在中国”。据悉，《好速传》最早的英译者并非德庇时。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来华的英国学人詹姆斯·威尔金森(魏肯逊，Wilkinson)于广东某地的一堆资料中偶尔发现了一部中国作品的四卷译文手稿，前三卷为英译文，第四卷为葡萄牙译文，译者佚名，译稿所署时间是1719年，所译中国作品依次为：卷一，《好速传》；卷二，一出戏剧；卷三，谚语格言；卷四，诗歌。这四卷译文后由威尔金森推荐给英国著名汉学家托马斯·帕西主教(Dr. Percy, Bishop of Dromore)，由帕西主教加以整理，并将第四卷的葡萄牙文转译成英文，于1761年由伦敦多利出版社出版，书名即题为《好速传》。帕西整理的这个《好速传》英译本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中期在欧洲有多种转译本。德庇时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根据《好速传》中文原文重新进行英译，显然是他不满意各种译本之故。由于德庇时对中

国诗歌有相当修养，他对《好逑传》中的诗词韵语又非常欣赏，加之翻译态度严谨，所以他的《好逑传》译本能够准确表达原文。在德庇时之后翻译《好逑传》的还有法、意、英、德等国的著名的汉学家。这些汉学家的新译本大都出版于本世纪初，德庇时的译本对这些汉学家来说，无疑是很好的参考本。

据统计，《好逑传》的英、法、德、意、拉丁等西文译本总数约在15种左右。在《好逑传》各种译本的广大欧洲读者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德国两位伟大作家歌德和席勒。1827年1月，歌德在读过《好逑传》的译本之后曾说：“有一对钟情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很贞洁自持，有一次他俩不得不同在一间房里过夜，就谈了一夜的话，谁也不惹谁。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又说：“中国人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所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见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歌德还曾把《好逑传》与他的作品《赫尔曼与窦绿台》相比较，认为有相似之处。歌德颇不满意于他同时代的一些诗人，认为这些诗人的作品“几乎每一首都以一种不道德的淫荡题材为基础”。从歌德的这些看法上，我们不难理解《好逑传》为什么长期风行于欧洲了。

六、《汉文诗解》，1829年伦敦初版。1834年澳门东印度公司出版社再版。1870年伦敦阿谢尔出版公司出版增订版（北京图书馆外文库入藏）。

这是德庇时对中国诗歌及诗歌韵语的一部译著。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讲中国诗歌及其它韵语的形式，包括六个方面的问

题，即：（1）中国语言的发音；（2）中国语言的声调、节奏；（3）中国各体诗歌的字数；（4）中国诗歌韵语中的词组与音步；（5）中国诗歌韵语的诸格律；（6）中国诗歌韵语的对仗。第二部分讲中国诗歌韵语的各类题材与各种风格等。

德庇时这部著作的特色有以下几点：

1. 译述诗歌韵语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诗经》中的《风》、《雅》、《颂》，先秦汉魏六朝的民歌、对句，唐诗，佛经译语，宋以后小说戏曲中的诗词、歌曲，直至近代的诗作、民歌、格言警句、对联等等。

2. 译述的重点是中国民间广为流行的读物。如讲三字韵语时着重引了《三字经》，讲诗歌清新自然的风格时着重引了三十首《采茶词》。这三十首《采茶词》是十九世纪初一位英国学者在中国南方茶乡发现的，曾发表于当时的《中国丛报》和《大亚细亚杂志》上。德庇时对这三十首《采茶词》十分喜爱，认为它们行文朴实无华，流畅明丽，真切地反映出采茶少女们的生活以及她们天真活泼的性格。例如：“晓起临妆略整容，提篮出户雾方浓。小姑大妇同携手，问上松萝第几峰？”

3. 为便于西方读者的理解，德庇时于讲诗歌风格时，常与西方著名诗人的作品相比较。如讲《采茶词》的风格时就与罗马诗人贺拉斯以及英国诗人默塞尔、奥克森等的诗作相比较，指出它们的相似之处。

4. 为了便于西方读者的理解，德庇时还注意选取中国近代诗人写西方生活的作品。如在讲五音步诗行（即五言律诗）的形式与风格时，他除引了杜甫的《春夜喜雨》一首外，又引了佚名的中国旅英学者描写伦敦风貌的诗十首。其第七首是这样：“高阁层层上，豪华第宅隆。铁栏傍户密，河水绕墙通。粉壁涂文采，玻窗缀锦红。最宜街上望，楼宇画图中。”

5. 更值得一提的是，德庇时也往往引《三国演义》、《好

述传》、《红楼梦》等中国通俗小说中的诗歌韵语与《老生儿》、《汉宫秋》、《长生殿》等中国戏曲中的唱词，用以说明中国诗歌与中国小说戏曲的密切关系。例如，讲诗的音步和词组对仗，他在引用其它律诗的同时，还引用了《好逑传》里这样的对句：“白璧无瑕称至宝，青莲不染发奇香。”讲诗的悲凉凄切之风格，他在引《诗经·邶风·谷风》的同时，还引用《长生殿》里《闻铃》一出的唱词。这些都可见德庇时对中国诗歌与中国小说戏曲的造诣颇深。

在《汉文诗解》所引述的诗歌韵语中，有不少是反映儒家隐逸思想、道家退避思想和佛教出世思想的。德庇时于五十三岁退出政界，隐居著书，这和他受这类作品的影响或不无关系。《汉文诗解》初版问世时，德庇时年三十四，而当这部专著的增订本出版时，他已有七十五岁了。由于这部专著能够较多地帮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古典诗歌与小说戏曲的优良传统，所以它不愧为中学西渐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

七、《诗与诗评》，1850年以奥蒂斯 (Outis) 笔名发表。此文未见。

德庇时除中国古典文学以外的其它著述，附录如下：

(一) 《中国语》(A Vocabulary, Containing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1824年广东出版。此书对广东、澳门方言成语（主要是商业用语）作了解析。

(二) 《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1836年伦敦查尔奈特公司出版，两卷本，列入“趣味知识文库”。次年巴黎出版皮卡尔据此版转译的法文本（北图善本外文库入藏）。1840年查尔奈特公司出版增订版，增入1840年以前英中交往史的内容，列入“奈特杂录”丛书。1844年、1845年该公司再次增订版，增入《中国见闻录》，共分四卷。1844年美国纽约哈珀布罗斯公司重印1836年版（此纽约版北京图书馆善本外文库入藏）。1857年伦敦

约翰默里出版社出版新版，书名改为《中国：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此新版北图亦入藏）。共有二卷，分二十三章。卷一，十三章，内容包括早期中国与欧洲交往史、中英交往史、鸦片战争史、1857年英国远征史，同时介绍中国地理、历史概况、中国政府与法律、风俗习惯以及北京、南京、广州等城市。第二卷十章，内容包括中国宗教与儒家学说、中国语言与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与生产、商业等。其中也介绍了中国的诗、小说、戏剧、欧洲关于中国文学的翻译情况等。书的最后还附录《鸦片的输入与销毁》、《太平天国起义》二文。此书史料丰富翔实，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三）《中国见闻录》，1841年伦敦查尔斯赖特出版社出版，两卷本（北图外文善本库入藏）。

此书内容包括作者的战争见闻和他在广东及中国内地四个月的旅行见闻。

（四）《交战时期与媾和以来的中国》，1852年伦敦朗曼斯联合公司出版，两卷本。

（五）《中国亚洲学会开幕式的开幕词（1847年2月15日）》，1847年香港中国邮政局出版。书中附有《中国亚洲学会章程》。

（六）《中国杂记》，1865年伦敦约翰默里出版社出版（北图入藏）。此为德庇时的论文集，收文章九篇：《有心计的满族人：具有俄国人与中国人特色的民族》；《中国之旅：蒙古、西藏》；《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播与发展》；《语言的基础》；《戏剧、小说与传奇》；《皇家亚洲学会与中国分会》；《英国占领下的舟山》；《关于中国农业与澳洲细羊毛论析》；《汉口港》。

（七）《期刊杂志：广州》，载1831年版《广州特刊》，文中附有1830年5月26日德庇时亲笔署名的信件手稿。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部